

活人塘

陈登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.5

活 人 塘

陈 登 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北 京

封面设计：关景宇

活 人 塘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9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51年7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2版

1979年3月北京第3版 1979年3月湖北第15次印刷

印数：361,801—441,800

书号 10019·8

定价 0.30 元

—

新河集，两头芒，中间有个活人塘，
有钱没钱拖进去，打个票子到麦黄，
有房有地就典卖，无田无地拖进塘，
寡妇讹住去改嫁，姑娘留住当偏房，
无数穷汉年不过，多少伢子无爹娘，
哪日太阳门前过，死人跳出活人塘。

这首民谣，在新河集周围三十里路之内，流传五十年，只要是一懂事的孩子，听唱到这首歌子的时候，都簌簌流下泪来。

新河集是苏北阜淮公路上一个著名的小街，全街五百多家人家，据老人们谈，从前十天四集，每逢一四七九街里街外的人，这头推那头晃，人头上接钱做买卖，老百姓到街上跑过三趟，上海大世界也不想去了。

街后面就是一条阜淮公路，路上不分日夜的牛车、小土车、担子、毛驴，来来往往滔滔不绝，特别是在丰收年的秋后，街头上都囤满黄豆、花生，生意的热闹那就说不尽了；一到冬至，江南下来的肥猪客人，都用轮船装猪。

街的四面有一丈二尺高的土圩子，四角有四座土炮楼，东西一条大街，中间有一座三丈六尺高的孙家大楼，人都把这楼

1

叫“活人塘”，三里路以外人望见就发抖，要是小孩子哭了，大人就说：“再哭给你撂到活人塘里！”这么一说，小孩子就乖乖地爬在大人怀里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孙家大楼盖起足有五十年，原是孙锡川在清朝中了武举，回家盖三间大楼，名叫“福寿堂”，前边是八字门，两旁摆着一对石狮、石鼓，门头上横挂着一块石匾“武魁”。从此在新河集的陀螺三十里之内的老百姓，一天一天的变了样子，大户变小户，小户变光蛋，街的两头都瘦尖了。只有孙家，眼看着一天富似一天，瓦房、田地年年增加，门口的木排如山样；老百姓即将“福寿堂”改为“活人塘”，活人塘的歌谣也就传出来了。

孙锡川死后，他的儿子孙在涛又接续了上世的威风。老百姓把武举两字丢了，改叫“董事”，将“活人塘”称为“二衙门”；日本鬼子打到两淮后，“二衙门”又变为“维持会”；孙在涛当了伪乡长。就这样三变，把新河集一条五百多家的街道变为孙在涛的一家了。圩外二十多户小人家，高高的房子变成小舍子，连一条狗都没得喂，周围二十多顷的黑土地变为孙在涛的一块饼，新河集周围有二百多家穷苦农民都做了孙在涛的佃户，街上扔砖头也砸不到人，活象变成了死街。

一九四〇年秋，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，北渡长江，东进抗日，黄桥一战，打败国民党的八十九军，与八路军在盐城会师，从此，苏北人民才得到解放。

在苏北农村，提到“蒋委员长”，农民并不知道，一谈起蒋秃头，人人都可说上好几套，因在西安事变时，曾有好多蒋介石的相片流传到农村，也因农民见过蒋介石的相片，在农民口中，官称他叫蒋秃头。

一提到蒋秃头，人们便联想到韩德勤。韩德勤这个家伙，是江苏省泗阳县人。他的父亲原是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霸，自从韩德勤当了江苏省主席，恶霸便爬上太上皇的宝座，两淮涟泗的穷苦人，更是殃上遭殃。

自从一九三七年冬，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城，韩德勤率领十多万兵马，退到苏北，人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因此，人人都称韩德勤，是天上的扫帚星，说他是反共摩擦的专家。

韩德勤由于只反共，不抗日，在苏北更不得人心。黄桥失败之后，便集中手下的残兵败将，盘踞车桥曹甸，背靠日本鬼，面对新四军，摩擦了三年，他手下的兵马，成师成旅，打起和平救国军的旗号，扛起三八式的步枪，穿起日本鬼子的黄军装，因此，人人都骂韩德勤是穿着国民党衣服的汉奸，屠杀苏北人民的大嘴狼。

四三年的春天，韩德勤被新四军打败，赶出车桥曹甸，新河集也获得了解放。

新河集来了新四军，撵走了新河集的维持会，建立起人民政权。

新河集，自从建立起人民政权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全街不分男女，人人拿起刀枪，保卫祖国，保卫家乡，打日鬼，斗恶霸，杀汉奸，申冤枉，一直打到日本鬼子宣布投降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新河集很快便实行了土地改革，从此，穷苦农民全翻身做了主人，新河集这条死街，又象春天的花草一样，死而复苏，慢慢又活过来。

新河集周围一块一块的黑土田，回到它原来的穷主人手里；街上的店铺，新换上门面，挂起招牌；圩外的小舍子，一个

一个翻盖起茅草房，牛、驴扣成行子；多年不敢说话的人，又都嘻嘻哈哈有说有笑，“活人塘”也就没人提了。

四六年的秋天，一个吓人的消息传到新河集：“蒋介石对共产党翻脸了，调动四百万大兵，向解放区进攻。”孙在涛又要回来了。孙在涛一回来，新河集又要变成“活人塘”。这消息象报丧一样，把人们脸上的笑容都赶跑了——在田里耕地的人站下犁、卸下牛，锄田的人，扛回锄子，男男女女，自动集合起来开会，一条声地喊：“要想好日子过得长，组织起来打老蒋。”当场即成立起新河集的支前委员会，民兵队、担架队、洗衣组、慰问组、生产互助组，男女都组织起来，儿童团天天敲锣打鼓，在街上宣传，学校的漫画、黑板报，贴满了街。

苏中七战七捷后，国民党吃了大大的败仗，掉过头组织七十四师、二十八师、整编第四师等，一共几十万军队，来进攻两淮，支前队第一次在新河集活动起来，民兵中队长沈金林在群众会上一谈，提出担架支前，会场霎时一片噪喊：“我去！”“我去啊！”“我去找反动派‘蒋秃头’算账……”寡妇薛陆氏娘儿俩，争先在会上报名——大风子是薛陆氏二十岁的大女儿，第一个站起来：“我去！”薛陆氏跟着闺女大风子之后喊：“我去烧饭。”沈长友老爹爹六十多岁了也报了名，转眼工夫，在场报名三百三十多人，经大家评议后，全乡只组织四十七副担架二百多人，薛陆氏被推选领导洗衣组，如有队伍住到街上，或那块有医院，领导妇女去洗衣服，不必出发往前方去。沈长友老爹爹选为生产互助组长，在后方领导生产小组，帮助出去抬担架的人家里，代耕、代种、代割、代收，向前方保证不荒一亩田，不损失一粒粮。大家同意了，连夜各人即忙各人的事。出担架的

人，锯树、买竹子、搓绳，立即行动起来，网床的网床，打床的打床，新河集支前工作成了全区的先锋队。第三天半夜即出动了。

二

担架队出去半个月，天天都传回很多好消息，新河集的人心，也很快安定下来了，就象有一道万里长城，把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全挡住一样，大家都相信蒋介石的军队，是人民解放军手下的败将，它一定进不了淮安城，只要两淮不丢，新河集保准平安无事。各家照常做活。不过轰隆隆的炮声，日夜的响，飞机天天在头上嗡，到处乱打机枪，仍搅得人心神不安。

一个半夜时分，薛陆氏一只膀子脱出棉袄袖，抱着镰刀，埋着头，呼嗤呼嗤的在砍着豆棵子，她的小女儿七月子站在路旁，呆呆地喊：“妈暖！妈暖！担架队又过来了；我大姐哩？我数了好半天，也没有看到她。”

薛陆氏抬起头来，望望两丈多宽的公路上，过着黑鸦鸦的民工队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噪噪嚷嚷的向南奔；她对七月子说：“你姐她们在前头呢；这怕是滨海县的吧！乖乖，趁夜里快割吧，白天飞机一来，又要闹了。”

七月子割一棵豆子，抬起头来向路上望一望，嘴里喃喃地唱：

“送姐送到大羊庄，

姐姐担架上前方，
帮助军队打胜仗，
妹妹在家收割忙，
妹妹在——家收割忙。”(十送调)

薛陆氏隔一会也抬头望望公路上的人影，听七月子唱得满好听，有时候又张开嘴跟着哈哈笑，不知不觉天已大亮。太阳渐渐冒上竹竿高，二亩黄豆还没有割完。再向后边看看，路上的民工大队已过完了，只剩下三挂牛车，急急地往前赶，她一时慌张起来，对七月子说：“乖乖，快到那头去，把小车子推来，让妈妈装，该死的蒋秃头，万恶的国民党飞机又要来了。”

七月子骨碌站起，镰刀一撂，拔腿跑到小车子跟前，解开了绳，抱起车把，咯咯推着喊：“装啦！装啦！”

薛陆氏刚抱起一铺豆棵子，忽然听到天上呜呜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东南角飞来四架飞机，她就朝地下一卧，拚命地叫喊：“乖乖，飞机来了，趴下来，就趴在那豆铺上，不要动！”

公路上三挂牛车，装的满满三车洋面，赶车的人，一听到响声，四分五散的都跑到公路旁，头直往豆棵与山芋沟里埋。那不知死的老牛，还探开腰，拉着车子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薛陆氏两手抱住头，在暗暗求菩萨，希望观音大士来保佑那三挂牛车：“菩萨，不要被看见啦！飞过去吧！”突然最后一架战斗机，如箭头一样，直冲下来，“咯咯咯咯咯”一梭子机枪，打得路上塘灰直冒，前边的那两架轰炸机，这时也掉转头来，从双翼下，甩下七个黑黑的东西，好象七只小燕子，倾斜着下来，

“轰轰轰”的炸得地动山摇，一辆牛车在轰炸声中烧起来，拉车的三条大黄牛被炸得五股分尸不见牛影。在一阵轰炸之后，七月子慢慢翘起头，眯眯眼，呆呆地说：“妈，大姐她们不晓得在哪块啦！”薛陆氏的脸，已经和紫萝卜一样，没有说什么。

她抬起头来，望望路上的牛车着了火，三条大黄牛被炸成肉酱。天上还是呜呜地响，她勒起拳头，对着自己的脑壳，咯秃咯秃轻轻捶了几下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死了也没事，大风小伢子，胆子小，万一碰上这个杀千刀的飞机，吓就吓死了，我怎让她去参加担架队呢？……”低头看看满田二尺多高的黄豆棵子，由根到梢，一挂一挂的饱鼓鼓的黄豆荚子，坠弯了豆秸。她心里一转念，要是保不住两淮，孙在涛再回到新河集，呆在家里也没有命，轻轻又放下手说：“他要我肝花，我要他肚肠，去的好！早把国民党打败，老百姓也能过个太平日子。”

国民党的飞机，在头顶上呜呜地响，她趴在地下，前前后后地想：“新河集一条吃人的狗——孙在涛，他害死我家男人，霸占去我家田地、房屋十三年，共产党帮我夺回来，仇还未报，他又要回来，我一家的命，还有吗？……”

她想痴了，忘记空中还有飞机转，在豆铺上一头坐起来，向七月子招招手说：“乖，你到妈妈跟前来，妈妈告诉你，你爸爸……”

七月子在地上一滚，爬到她怀里，一把抱住她脖子：“妈！快趴下，下来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屁股上冒烟啦！”

她抽了抽鼻涕，在七月子脸上揩了揩灰土，拉回七月子指着天上飞机的手，说：“随它冒去，打死比活着好。”七月子被说得目瞪口呆，看她好一会，惊叫一声：“妈妈！”她把七月子往怀

里搂住，说：“乖乖，你不知道妈妈的心思，要是国民党来了，孙在涛这班恶狗跟回来，那罪比死还难挨啊！”

七月子伏在她怀里，她的双手在七月子头上抚摸着：“乖乖，你已十七岁了，你在妈妈肚里，就没了爸爸，你是苦命！眼看这情形，我娘儿的罪，又要到头上了！……”

薛陆氏嘴扁了很久，眼圈一红，扭过头，指着后面黑洞洞的树圩子，说：“乖乖，这圩子里的瓦房，都是穷人一点汗一点血盖的，它就是活人塘，你爸爸就死在那里。”

七月子在她怀里，翻了个身，跪在她的腿上，摇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妈！再不要提爸爸的死吧！”说着，就伏到她怀里呜呜哭起来了。

三

七月子最怕妈妈提起爸爸的死。当她第一次听说到的时候，直哭了一天，妈妈也陪着她哭了一天，以后她一想起就吃不下饭去。

那一次，还是在二年以前，她们母女三个还隐姓埋名，逃在三河南一个小村子里。薛陆氏离开新河集，原是因为孙在涛要逼她做小老婆才逃出去的，那时候只怕孙在涛打听着她的下落，自然不敢跟孩子们多谈底细话，等到一九四四年新河集实行减租减息的时候，沈二爹才去把她母女们叫回来。

她一回到家乡，见各村的农会召集受苦受难人倒苦水，斗地主，向地主恶霸算账，讨还血债。有一天，大风子出去开会

了，她对七月子说：“别人都去诉苦，妈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去倒一倒。”七月子问起原由，她说：“提起咱家的苦来，真要把妈憋死了！尽是孙在涛那杀千刀的害的！孙在涛是新河集最有脚力的人，吃人的野狗，他父亲孙锡川中过举。孙在涛是新河集的董事，做过乡长，他家有二十多顷地，开木厂，家里养十几个兵勇（保家丁），专门在新河集欺侮穷人，霸占穷人家田地、房屋、女人……”她咬牙切齿地往下讲，七月子急得一头蹦起来：“爹也被他抢去的吗？”

她拉起破蓝布的夹袄角，拭拭眼泪，掉回头：“乖乖，咱新河集周围的黑土田，都是孙在涛霸占人家的，被孙在涛高利贷滚去的，中间有咱家十二亩是你老太爷手里买的，你爸爸就为这十二亩黑土田被孙——孙在涛害死——的……”

她讲到这块，七月子问：“妈！咱们不是从三河南来的吗？”薛陆氏说：“乖乖，咱原来也是新河集人。咱薛家祖上是锅碗一担挑到新河集的，落了户，靠两只手苦，可怜，熬肠刮肚的，又买了几亩田，到你爸爸手里，我家已是独牛独车的人家。”

七月子随口问：“妈！咱们家也有过地呀，后来为什么搬走了？”

薛陆氏接着说：“孙在涛是黑狗心，大嘴狼，吃人无厌的。他看我家这块十二亩田，戳在他的田肚里，他就起意害死你的爸爸，拆去我家的房子，占去我家田，他把我一家害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……”

七月子盯住她妈妈看了半天：“妈！那我们怎么还活着呢？爸爸怎么就被害死了？”

“乖乖，在民国十八年九月里，你爸爸从田里推一小车豆子，往场上一登，那个杀千刀的张学海来了。张学海是孙在涛的贴身子（当差的门丁），手里拿着盒子枪，恶声古怪地来到我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老鹰抓小鸡一样，把你爸爸拖了就走……”

“妈，好好就被抓去吗？那你呢？”

“我在家正喂你大姐吃奶，一吓吓昏了，跑到外面，撵到门口大路上，一把抱住张学海，央求了半天：张大爷呀……你把他这忠厚人带到哪去啊？！他飞起一只脚，直对妈妈胸口，把妈踢死过去。……”

七月子伸手在她怀里摸摸：“妈！就踢你这块的吗？”

她接着说：“圩外沈二爹爹跑来，慢慢把妈妈屈过来！你爸爸已不见了，晚上周步权大哥送信来，说你爸爸被孙在涛吊在大厅上打得死过去三次，硬赖你爸爸偷他家驴子的，用铁丝穿起鼻子……乖——乖——”

七月子一头坐起来，眼睛吓得直转：“妈！那不疼吗？快把驴子还他吧？”

她往七月子肩上一倒：“乖，哪块有驴子哈，你爸爸是吐口唾沫脸上揩掉的人，出世未拿过人家一根线，未动过人家一把草，怎敢太岁头上动土，去偷他家的驴子呢？这都是杀千刀，把狗拖的，绝子绝孙的孙在涛做就的作子，他把街上的大烟鬼子周连奎弄通了，一口咬住你爸爸与他伙偷的，蛇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贼咬一口，跳下黄河洗不清……”

七月子眼睛睁圆，跳起来说：“爸爸不能跟他讲理吗？”

她低下头向七月子脸上望望：“乖乖，天下是人家的，刀把

子掌握在地主恶霸手里，做官的都是和地主一批货，你哪块去伸冤呢？把你爸爸送到县里，第一天就把膀子吊断了，腿被木杠子踩折了，你爸爸哪受过这样大的罪？一恨一闷，第三天晚上，就在牢里一头对墙上碰死了。乖乖，你爸爸，这坟十五年了，那时你还在妈肚里……乖乖，你爸爸在牢里临死，把手指咬破，在心口写‘伸冤’……”

七月子呱啦一声：“爸爸呀……”躺下直滚，大哭大嚎。她也抱着七月子滚起来。

她抱着七月子，躺在地下诉长道短地哭叫：“我的亲人啊，伤心啊！你要我伸冤，你要我报仇，薛家是孤门小户，鸡蛋怎能与碾子石碰啊？！你棺材一下田，下豆油锅的孙在涛又下绝心眼子，带来十几根枪，把我抢到家，逼着我嫁给他，沈二爹把墙挖通，救出了我，带着大风子，逃到三河南。……乖乖呀！就是那一年才生了你。在三河南整整熬了十五年，共产党来了才把咱们叫回来……”

七月子说：“那我们就该和他去算账啊？！”

薛陆氏长长叹息一声：“算账，咋不想和那个杀千刀的豺狼算账呢？再等妈妈回来，他早就跑了……”

七月子未等妈妈说完，蹦一下坐起，睁圆眼睛说：“跑了，咋给他跑了？”

薛陆氏说：“不是给他跑。四三年春，眼看着韩德勤败了，他带着新河集上的维持会，黑狗队，连夜跑进淮安城，去找他的姑爹爹沙贵章了。”

七月子问：“沙贵章是干啥的？”

薛陆氏说：“淮安城里大汉奸，日本鬼子的县长。”

七月子问：“大汉奸，我们没有捉住他？”

薛陆氏说：“日本鬼子投降时，新四军打进淮安城，捉住了沙贵章，孙在涛跑了。他跑到南京城，摇身一变，又成了国民党……”她和七月子正在家哭得喘不过气来，大风子从外边走进来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要擦干眼泪，给爸爸报仇！”

就在那天中午，大风子领着妈妈和七月子，到了上千人的大会上，控诉了孙在涛，才算出了一口冤气。

在农会斗地主的那一年，他们的房子和地虽说退回来了，但她薛家和孙在涛这笔血债却没有清算。

四

自那次说开头以后，薛陆氏这二年常好提起那些事。每逢提起来，自己哭，两个女儿也哭。这次割着豆，蒋匪的飞机一来，她就又提起来了，幸亏七月子把她拦住，才算没有一直说下去；不过既然提起来，母女俩自然难免又哭了一阵。

母女两个，把两车豆子推到家，堆起来。七月子还眼泪汪汪地坐在簋子前削山芋，薛陆氏捧着一股善香，跪在她的丈夫薛长高牌位面前，叽叽咕咕地在祷告：“屈死阴魂不散，孙在涛杀你，你到阎王面前告他阴状，请阎王爷活捉活拿孙在涛，在清江把他打死，不要让他回新河集来。保佑大风子在火线上多抢救几个同志，保佑清江不失……”

大风子扛着扁担，突然一头进来：“妈！”

她掉回头，一把抱住，问道：“乖乖，杀千刀的（指国民党军

队)都被打死干净了?!”

大风子眼红了红,摇摇头说:“昨天中饭后,我们部队接到命令,都转移了。”

薛陆氏浑身一颤,瘫到地下,失声叫道:“菩萨呀!你——叫我娘儿到底怎好!……”她眼睛盯住她丈夫的灵牌。

七月子手里的削山芋刀子,“拍嗒”掉下地,全身格凛凛打了一个寒战,呆呆地坐在篓子上,好半天才喊出声:“姐!……”

大风子坐到小板凳上,长长咽口气,说:“唉!……部队同志在清江西码头,拚命打了七天七夜,大炮弹把地都打翻过来,黄狗(老百姓称蒋匪军为黄狗)几十次冲锋都被打回头,连天上飞机也被打下好几架。昨天早饭后,从南边漫上来的黄狗,打到清江南门,又被打败下去,到中饭后,上头忽然来了命令,叫转移……”

薛陆氏不等大风子说完,一头站起来,问道:“乖乖,孙在涛回来吗?”

沈长友夹着旱烟袋,惊惊慌慌跑进门来。他气喘喘地问:“大风妈,大风回来了吗?”

大风子站起来,迎了上去,说:“二爹,我回来了。”

“乖乖,你——你怎……大团子呢?……”

“团子大哥,带了七副担架,把几个受伤的同志送到小刘圩,马上就回来,你放心好了。”

沈长友伸手拉过一条小板凳,轻轻往下一坐,掏出火镰,砰砰两下,打着了火媒子,吸了一口黄烟,他才点点头,自言自语地说:“嗯,人都回来也罢了,这是天日之光,祖上的积德。”

薛陆氏用夹袄袖头揩揩眼泪，抬起了头，对沈长友问道：“二爹，这到底怎好？孙在涛那班恶狗，万一回来了，你看，我娘儿到哪块去哩！”

沈长友把脚在地下顿顿，看着薛陆氏懊悔地说：“唉！我也是在想，若是大团子不做这个倒头的民兵什么长不长的，话还好说，分的田再给他就是了。唉！这下两淮已经保不住了，新河集还能挡住不来吗？”他说着伸手拉起三面新的棉袍，在手里摆了摆，咽了口气接着说：“长到六十岁，做了一件棉袍子，怕靠不住穿了。”他说罢头往怀里一屈，愁眉苦脸，强吸着烟。

大风子翻翻眼睛说：“二爹就是一时一变的铃铛心，才说虚就喘起来了，分孙在涛的田和房子的，圩里圩外有头二百家，就能软软瘫瘫还给他吗？只要大家能一心，鬼子在这块几年还不是过日子，有的是解放军为咱们撑腰……”

薛陆氏听大风子一说，好似得了什么护身符一样，忙问：“解放军能不走吗？”

大风子说：“我倒不怕解放军走，就怕我们自己铃铛心，见敌人一来就慌了，悔恨当初，不该斗地主了，不该分东西了，也不该当干部了，……”

“说起来你们都凶，我种孙在涛四十年田，还不知他是一把毒刀吗？”沈长友好似受了委屈，看了大风子一眼，把烟袋往膈肢窝一夹，头一低就走了。

大风子看看沈长友的背影，拉着七月子，抬起柳筐，到河边去洗山芋了。薛陆氏仍痴痴地坐在家滴着眼泪，心里胡七乱八地想：“新河集到城只有几十里，家后一条公路直通大洋桥，脚抬抬就到了，解放军在这里还能站得住脚吗？”